



我们的散生时代！
倔强散生的花草纠缠在都市的泥土中

散生的花草

如今我不再纠结于我是谁，我就是颜花。
我要跟我的家人在一起，这才是颜花一生的姿态。
好吧，颜草，牵着我的手，咱们一起回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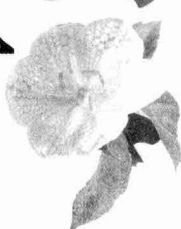
SAN SHENG
DE HUA CAO
刘单◎作品

花草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SAN SHENG
DE HUA CAO
刘单◎作品

散生的 花草



大象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散生的花草/刘单著.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
2010.6

ISBN 978-7-80240-598-1

I. ①散… II. ①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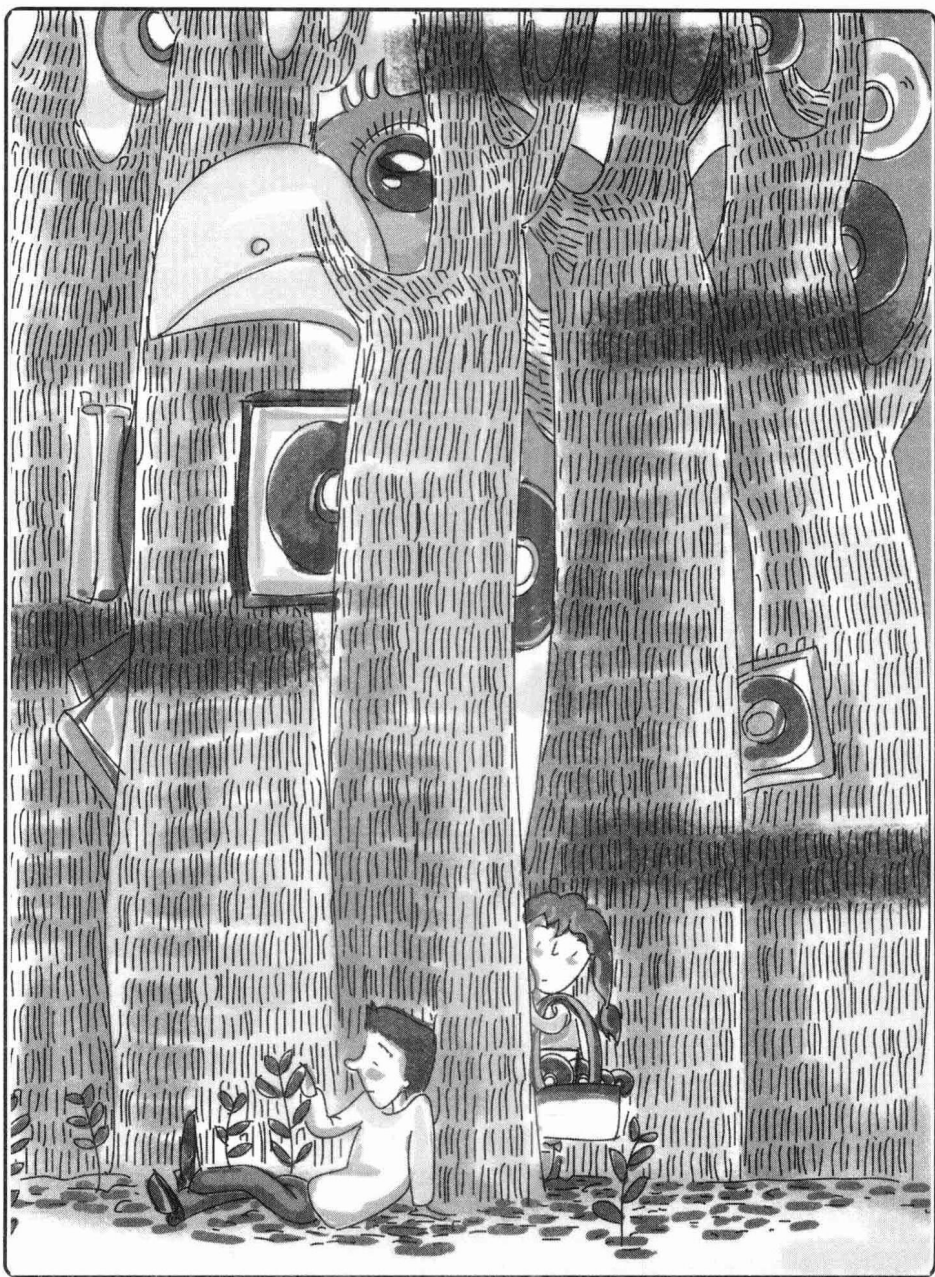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97482 号

书 名	散生的花草
著 者	刘 单
责任编辑	范 钧
出版发行	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010—65060478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 100125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6
字 数	302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6.80 元

目 录

- 1 动物凶猛 003
 - 2 那白菜练过千斤坠 013
- 3 只需一眼 我就懂得 021
 - 4 佯装的平静终于穿破我的心 025
- 5 为了你的一块钱 031
 - 6 亲亲抱抱也能生孩子吗 037
- 7 天上掉了星星砸了我的碗 043
 - 8 明星助理的潜规则 051
- 9 我知道你不是猴儿 063
 - 10 谁动了我的琴弦 069
- 11 失踪 075
 - 12 你很像我儿子 083
- 13 三里屯 我第一次去 089
 - 14 姐弟之间血浓于水 095
- 15 我爱他 101
 - 16 陌生女子的来电 107
- 17 甲流来袭 113
 - 18 颜草居然红了 121
- 19 我不是你弟弟 127
 - 20 价值只有娱乐大众 135

- 21 你终将被它吞噬 143
- 22 我的亲生父母在哪儿 149
- 23 岁月打磨过的爱 155
- 24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 161
- 25 管东的故事 167
- 26 南巷口 23 号 173
- 27 他只属于天堂 181
- 28 蔡大军和蔡小军的故事 189
- 29 无法诉说的伤痛 195
- 30 “煎饼妈妈”的债 201
- 31 她不是我妈妈 211
- 32 我们永远是一家人 217
- 33 你们为什么不爱我 223
- 34 死或许是另一种生 235
- 35 最后的好戏 243
- 36 你有一颗会发光的心 249



“我没钱，我真没钱。”我眼泪汪汪带着哭腔，因为我知道，男人最受不了的就是女人可怜巴巴的眼泪，以前跟管东在一起我就老爱使这招，只要我一用微红盛满泪水的小眼圈对着管东，他再暴躁如雷也会立刻服服帖帖了。



第一章 动物凶猛

月朗星稀、风高夜黑的某一晚，我和蔡大军戴好口罩、翻过院墙，我们的手悄悄伸向了李教授家的菜园子……

事情还得从一周前说起。

一周前，我收完摊儿回家打开电脑准备收菜，瞥蔡大军的菜地，粉嘟嘟的桃子让我垂涎三尺，我已经好久没吃桃子了。我一边瞄他那只长毛苏格拉牧羊犬的走向，一边迅速地摘取。18 块地，21 个桃子，被长毛狗咬了一次，成绩还算不错，我沾沾自喜。

蔡大军的头像亮了，一条信息发了过来：你偷得挺爽？

我回复：还行吧，别那么小抠。

蔡大军：吃了么？

我回复：吃了，你呢？

蔡大军：还没，我请你，咱出去吃。

我回复：你看看表，这都半夜了。

蔡大军：半夜怎么了，10 分钟后，老地方见。

还没等我回复，蔡大军的头像就灰了。我又跟 QQ 里的两个不知道是谁的人互种了杂草放了小虫，得了 100 多经验，这才磨磨蹭蹭关了电脑出了门。

初秋是北京是我最喜欢的时节，尤其是深夜，一个人走在街边，看零落的楼房，呼吸微凉的空气，没有眼泪，没有失望，同样的也没有希望，只有失落，指尖的那么一点儿，刺进心里。

蔡大军穿着皱巴巴的米黄夹克和蓝色裤子，双手插兜站在路灯下。那路灯距离我租来的小瓦房 300 米，距离他租的小平房 500 米。这个数据绝对准确可靠，是我用脚亲自量过的。平时到了傍晚时分，以这个路灯为基准，沿着街道向两边延伸开来，就是我和

蔡大军练摊的地方，蔡大军卖的是既可以当刀又可以去土豆皮，而刀体与鞘结合是一把老虎钳，刀鞘配上专用皮筋，又是一把弹弓的神奇刀具。那刀具我用过，削土豆皮还不如直接用牙啃来得痛快，还有，刀变了弹弓连只蚂蚁都打不死。

我卖的东西比他高雅多了，我卖的都是艺术品，比如不用浇水就可以开出小花的种子，比如手工的刺绣，再比如一些碟片，不过，你千万不要误会，我从不卖色情光盘，我只卖那些把当红明星印制的一个个就跟小妖精似的音乐碟，至于版权问题嘛，我说了你也不明白。

假如我和蔡大军摆摊的这一块儿只有我们俩，那我俩现在不是李嘉诚，也该是买个小别墅专门养狼狗的款爷和款姐。每天我和蔡大军摆摊吆喝就跟打仗似的，下午4点，小商贩们蜂拥而至，大家为了抢占地盘拼的你死我活。蔡大军还好，他卖的都是残次品，所以得打一鸟枪换一地方，我就不同了，我得以质取胜，牢固在某一地站稳脚跟，我还得树立品牌威信呢。

而我和蔡大军就是在一次“战争”中认识的。

那天，我摆摊整一个月，蔡大军刚好打游击到这里，那时的他还不卖破刀具，他跟我一样卖盗版碟。同行是冤家，我俩一相遇立刻电闪雷鸣火光四射，我迅速对眼前这个身高170CM左右，平头、上身黄夹克、下身蓝布裤子、脚蹬黑色军板鞋的男人做了估量，在确定我的智商肯定略胜他一筹后，我率先发起了进攻。

“刚来这里的啊？以前怎么没见过你呢？”

“小丫头，我来这里的时候，你还在家喝奶呢。”他反客为主。

“哇，这么说你今年都快100岁了吧？赶上小乌龟了，长得年轻，真没看出来。”

蔡大军没搭腔，他拿起一张光碟吆喝起来：“5块钱您买不了吃亏、也买不了上当，李宇春2008北京演唱会珍藏版、限量版统统在这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喽！瞧一瞧看一看啦！”

附近的中学校门正往外涌人，看看表，5点整，他们放学的时间到了，两个短发小姑娘手挽手朝我们走来，我恍然大悟，居然被那只老油条抢占了先机！我赶紧拿起自己的一张光碟也吆喝起来，“瞧一瞧，Michael Jackson最新单曲新鲜出炉喽。”

姜还是老的辣，蔡大军上前拦住两个小姑娘的去路：“两位小妹妹，李宇春的最新专辑，不买没关系，看看吧？”

那俩小姑娘的眼睛一亮，其中一个接过光碟，原本红扑扑的小脸却立刻沉了下来，蔡大军只顾卖命介绍，根本没注意这俩小姑娘的表情细节变化。穿粉色衣服的小姑娘眼



眉一挑，声色俱厉：“你居然敢卖我家春春的盗版碟？”

另一个过于激动了，指着光碟封面上的照片，嘴唇微白，颤抖着说：“你看看，你看看，你把我们家春春弄成什么样了？”

我也很好奇，伸脖子去瞅，哇哇哇，好端端一个李宇春穿着绿色小花袄，还被涂了腮红和红指甲，印刷不过关，眼睛是重影的，嘴巴也多了一个在脸颊上，蔡大军你惨啦！

那两个小粉丝一个扼住蔡大军的手，一个跳起脚扯他的衣领子，两人手脚并用，又踢又挠，“走，你卖盗版碟，跟我们去警察局。”

“为什么现在乐坛不景气，都是你们这些没人性的卖盗版卖的。”小姑娘知道的还挺多。

见大事不妙，我故作镇定地将自己摊儿上的几张“李宇春”悄悄塞进兜子，动物凶猛哇！

蔡大军被两个小姑娘拉扯的东倒西歪，嘴里告饶：“哎呦呦，别扼我的手……两位小妹妹，算我求你们啦，我不卖了还不行吗？我以后绝对不卖了。哎呦呦，你别揪我耳朵啊……其实，其实吧，我也特喜欢你们李宇春，不喜欢我能卖她的碟嘛，你看，我就没卖周笔笔的，但是，但是啊，我老了，老人家脑袋不好使，脑袋不好使喜欢的方法不对，我改，我绝对改，我向你们保证，我发誓！”

蔡大军一边告饶一边瞅我的摊儿，那样子好像在说，你还看什么热闹？赶紧跑得了。那俩小姑娘也不傻，自然明白蔡大军的意思，她俩揪着蔡大军来翻我的摊儿。多亏我早有准备，我的摊上没有李宇春，没有李宇春，哼哼哈嘿，哼哼哈嘿！

也赶巧了，偏在这时，城管也来凑热闹，真是屋漏偏逢连阴雨，哇哇。

小贩们一溜烟儿的卷铺盖，连背带抱，连扛带拽，一时间，袜子、小白菜、小胡萝卜、小背心，还有不知是谁掉了的鞋，原本平静的夜市，顷刻就像遭了打劫一般，纵横交错、狼藉一片，所有的人都狼狈不堪，但大家心中的信念是一样的：抱着自己吃饭的家伙，跑！

我当然也不例外，当看见不远处有人推着小三轮车狂奔，我就知道是城管来了。摆摊一个月，遭了两次城管：一次成功逃脱，另一次片甲不留，手里仅抓着一块盖影碟的布跑回了家。所以这次，我不能再全军覆没了，再丢得一张不剩，我下个月就没法儿活了。

我把歌碟一股脑儿的倒进早就准备好的大兜子，拎起来就跑，不料兜子带儿被旁边

还在跟那两个小姑娘告饶的蔡大军给踩住了，我推他的脚，冲他大喊：“你踩着我兜子了，快把你的脚拿开！”

蔡大军的脚挪了挪，我使劲拽，他又把脚放下了，我急了，站起来就推蔡大军，于是，本来是蔡大军与两个小姑娘纠缠不清的局面不知怎的一下子就变成了我们4个的你推我搡，在你推我搡中，3个城管站在了我们面前……

我垂头丧气地被领进了附近的派出所，理由是占道经营和出售非法光碟，要交500元的罚款才可以出去。蔡大军没我这般哭丧着脸，他好像是派出所的常客，此刻正一脸谄媚地跟警察们套近乎呢。由于都交不出钱，警察留我们两个在拘留室里反省，我愤愤地瞪蔡大军：“都怨你，要不是你踩了我兜子，我早跑了。”

“怨我？我早就给你使颜色要你去走，你不走怨谁。”

“使眼色？得了吧，装什么好人，你那是想转嫁两个小姑娘的怒气。”

“我转嫁怒气？你把我蔡大军当什么人了？真是狗咬吕洞宾。”

“你才是狗。”

“是啊是啊，我就是狗，狗有狗道，”蔡大军耸耸肩，“反正这一片我熟悉得很，一会儿我有招儿出去，你自己就跟这儿蹲着吧。”

蔡大军转到墙角抽烟去了。

被他这么一挤兑，我立刻心生一计。你跟这片很熟是吧？你跟警察认识是吧？姐姐我就怕你跟他们不熟跟他们不认识呢。那个什么蔡大军，对不住了。我这个人就是这样，欺负我的人我必定要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我喊来警察，蔡大军听说我要交罚金，坐在墙根朝我轻蔑地笑。

笑吧笑吧，一会儿有你哭的时候。

罚金我只交了300，剩下的200嘛，我跟警察叔叔说，我跟里面那个蔡大军是一起的，现在兜里没那么多钱，我先交300然后回家做饭，剩下的200加上蔡大军的500，一会儿有朋友来交，顺便接蔡大军出去。

警察上下打量我，“好好一个姑娘，别跟那个蔡大军混，他一天不务正业，就会摆地摊能有什么出息。”

我装出一副心悦诚服的样子，头点的跟小鸡啄米似的，“嗯嗯，警察同志说的对，我回去真要好好考虑了。”

出了警察局，我撒丫子跑开了，我就不信那蔡大军能找到我的住处，堵在我门口问我要那200块钱？



事实却是，蔡大军真的找到了我！

有一天我出屋倒垃圾时猛然就看见了在巷子口转悠的蔡大军，同时，他也发现了我，我丢飞垃圾桶就跑，蔡大军在后面紧追不舍，口里喊着：你给我站住！还我200块钱！

我俩就像是狮子遇到了小羚羊，一个惊恐地拼死保命，一个底气十足的在后猛追。我终究没跑过蔡大军这头疯狮子，被堵在了一个小胡同的尽头，周围是两米多高的院墙，翻墙而逃对我来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蔡大军得意地笑，伸手向我走来，“200块钱！”

“什么200块钱？”我装疯卖傻。

“少装，派出所里的200块钱！”

“你别过来，再过来我喊非礼了。”

“哈哈——”蔡大军掐腰站住，“你以为这是香港，我这儿跟你拍电影呢？”

“我没钱，我真没钱。”我眼泪汪汪带着哭腔，因为我知道，男人最受不了的就是女人可怜巴巴的眼泪，以前跟管东在一起我就老爱使这招，只要我一用微红盛满泪水的小眼圈对着管东，他再暴跳如雷也会立刻服服帖帖了。

蔡大军他要是个男的，我就准吃定他了。

果然，蔡大军的语气软了，“你干吗？哭穷？”

“我没哭穷，真的，你看——”我翻裤兜和衣兜，“你看，我就只有这100多块了，我还得活呢，不信我带你到我家去翻，我真没钱，有钱我也不会去摆地摊，你再看我穿的，10块钱从旧货市场买的，我像有钱人吗？”

我说的是实话，交了300块的罚金，又被没收了那么多歌碟，我受了内伤，一连几天都没出我那还不到20平米的小砖房，我窝在家里唉声叹息，数着兜里仅剩的180块钱琢磨余下的日子要怎么活。

“你没钱，那我也没钱，我也得活，那你说那200块钱怎么办？”

“我现在也不知道，我还剩100多块，这几天我正琢磨能进点儿啥货，挣了钱就还你。”我低下头声音弱弱的，心里却有另一个自己在贼笑。

“你——”蔡大军恨得牙根直痒痒，但他是男的，我是女的，所以他只能无可奈何的干瞪眼，这让我想起了小时候我最爱说的一句话：干气猴儿，买糖球……

“要不，咱俩合伙吧？”我抬起头。

“你说什么？”

“我说咱俩合伙进点儿什么再去摆摊吧，反正你也没钱，我也没钱，合在一起说不定还能赚大钱。”

“开什么玩笑。”蔡大军甩甩膀子走了。

不过当然，他又回来找我了，他敲我的房门说，出来，咱俩合伙。

我就这样和蔡大军合了伙，其实那时他不比我好多少，他的钱和我的钱加起来刚好差两块整500。合伙之后并没有像我说的那样赚来大钱，但起码生活有了保障，而且我每周都可以吃一次香肠炒鸡蛋啦，在这一点上，我得感谢蔡大军，如果不是他，真不知道会不会在N天之后，我的尸首瘪着肚子干挺挺地躺在床上，而我的死亡通知单变成一纸文书飞回家乡，我的爸妈捧着那张宣告我此生消失于世界的文书，哭得天崩地裂、千肠百转。

他们会哭吧？

管东大概也会红着眼圈站在我面前，他一定不会哭，他会看着我嘲弄地笑笑，他会心里说，早就告诉你了，北京那地方不是你可以去的，你还不听，这回知道错了吧。

或许，我现在应该简单的跟你说说管东这个人。

妈妈曾跟我说过，对，是妈妈说的，她说，一个女孩子一生最重要的是——婚姻。她还拿自己作例子来教育我，她说她当年就是因为被我爸爸的花言巧语给骗了，没听父母的话，一时误入歧途，才嫁给了爸爸这个“窝囊废”。因为这样，她现在只能住60平的房子，只能骑自行车去上班，只能在商场里买打折的衣服，只能每天为着柴米油盐算来算去。

而他指的那个窝囊废，我的爸爸，是一名炼钢工人。我一直对妈妈的话持怀疑态度，因为在我眼里，爸爸是一个不善表达的人，我宁可相信青蛙可以长了翅膀飞上天，也绝不会相信爸爸的嘴里会吐出如花蕊般盛开的巧语。相比之下，我更愿意接受这样的事实：当年的爸爸遭了妈妈的勾引，一失足就成了千古恨。

爸爸的性格与他的职业完全不符，很难有人相信爸爸是那种面对汹涌澎湃的铁水而面不改色心不跳的人。爸爸是一个温和的人，在妈妈整日的喋喋不休中，他仿佛失去了语言功能，总是笑，笑起来憨厚，像只小熊。

所以当我和妈妈的乘龙快婿，这个叫管东的男子闹分手时，我的妈妈，这个体态发福的老太太终于找到了发挥她语言天赋的地方，她像个说客，终日游走于我和管东之间。而我的爸爸却只会在家里没人时，有一搭没一搭地跟我谈管东。

我和管东分手的原因在外人看来过于小题大做了，我想去北京，而他不想，这就是



原因。妈妈的游说和爸爸假装的淡然不见效果，我和管东的分手终成事实。

老太太在我们分手后的一日清晨从被窝里将我揪出，她穿着翠绿色的开衫，用红色毛巾盘住额头，睡意蒙眬的我一睁眼，以为昨夜电玩里的忍者神龟现世了，惊恐的直抽搐。老太太抓住我的手按在她的额头上，“颜花花，你妈我感冒了，不是普通病毒，是SARS！SARS！你看着办吧。”

其实妈妈早已跟时代脱钩了，她不知道，现在已经不流行SARS了，现在流行的是：中性美与不结婚。

我把老太太送进医院，爸爸给她送鸡汤的时候悄悄问我：这又是演的哪出？

医院里，老太太拽住管东的衣袖，哭天抹泪，一遍遍数落我的不是，一次次叫他勤考虑多思量三思四思五六思之后再行动。

管东躲进他的小本田里给正在买车票的我打电话，“你妈妈正在医院里闹，你不管她了？”

“你多余去看她。”

“不管怎么样，我总得送点儿补品表示一下。”

“你别管了，等她祸害完我爸那几个月的工资心情就舒畅了。”

“要不，咱俩别分了。”

“那你跟我去北京吗？”

“还是分吧。”

当得知我辞了管东不算，还要南下，大闹北京城，去做时髦的“北漂”一族，这个一连换了3个主治医生都没能看好病的老太太居然神奇般的康复了。她跳下病床，飞奔回家，堵住门口，踢我的行李箱，撕我的衣服，扯我的头发对我又掐又拧。

那样子真的不是我的亲妈。

不过，这一切都没能阻挡我南去的决心，因为我知道，此刻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寻找。

我只剩车票在手冲出家门，老太太在10层楼的阳台上飙海豚音：颜花花，你要是走了这辈子就别想再回这个家！

你的心真狠，管东送我去火车站的时候说。

管东不但送我去火车站，还给我买来了新的行李箱，连内衣都给我备好了。要不是我现在必须去北京，我真的很想很想嫁给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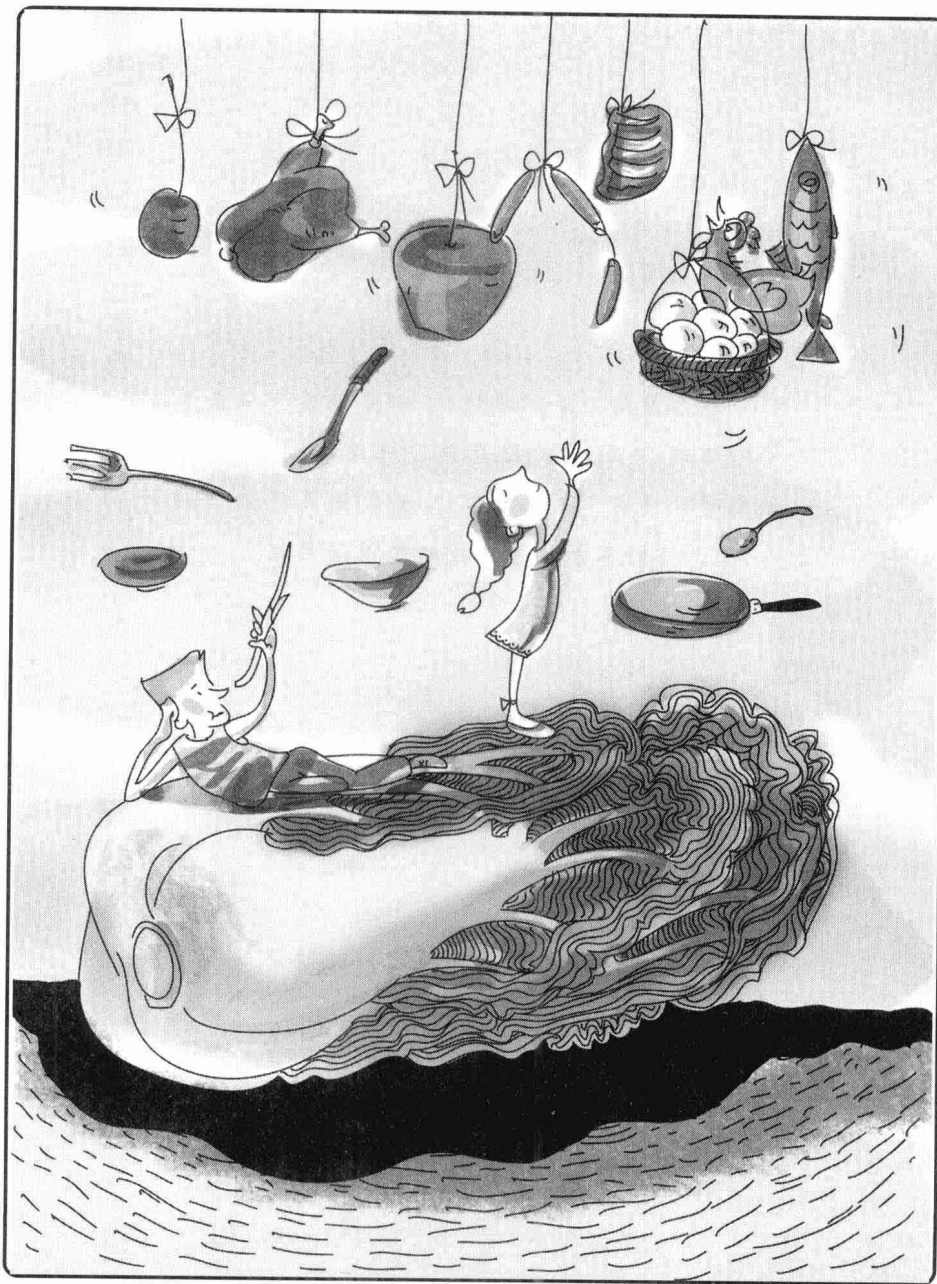
你要是回来我还等你，管东送我上车时留下这样一句话，目光坦然而笃定。但是在

我离开沈阳不到一年的时间，他就跟他的同班同学——一个叫陆欣的女孩子结婚了。

得知管东结婚的消息，我连着一个星期没出门，素面朝天的蜗居在租来的小平房里终日煮面吃。我吃面不是因为我很难过，是因为3个月内连续3次丢掉工作让我元气大伤。

在遍地铺着枯黄落叶的京城，我吐着寒气裹紧大衣坐在街边，那天我终于明白：我在茫茫人海中的找寻是无果的，而在找寻的过程中，我大概错过了人生最美丽的东西。如果你认为那只是爱情，那你就太肤浅了，或许，我也丢失了宝贵的亲情。

可是失去的就是失去了，叹息与悔意不但徒劳，还会让人产生绝望。绝望这东西是最要不得的，它会钻进你的心，扎进你的肺，吃了你的肝，腐蚀你的胃。所以，我宁愿一辈子都在找寻，也不愿那一丝一毫的绝望在我的身体里存留。



我看着蔡大军的眼睛，那是像蒙了一层哀怨的眼睛，我一定感受到了什么，或许可以用同病相怜这个词来形容，我们都是有故事的人，而他的故事一定比我的繁琐而冗长。